

费孝通
著

学术自述与

费孝通学术文集

反思

社会调查自白
四年思路回顾
人的研究在中国
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
个人，群体，社会
人不知而不愠
从蚌龙想起
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
晋商理财文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学术自述与

费孝通 著

费孝通学术文集

反思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费孝通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9

ISBN 7-108-00872-6

I.学… II.费… III.费孝通-文集 IV.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2186 号

责任编辑	张林娜
封面设计	董学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县觅子店印刷厂
版 次	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875
字 数	265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7.80 元



费孝通在家中校阅新著清样（1996）



费孝通在考察张家港的座谈会上（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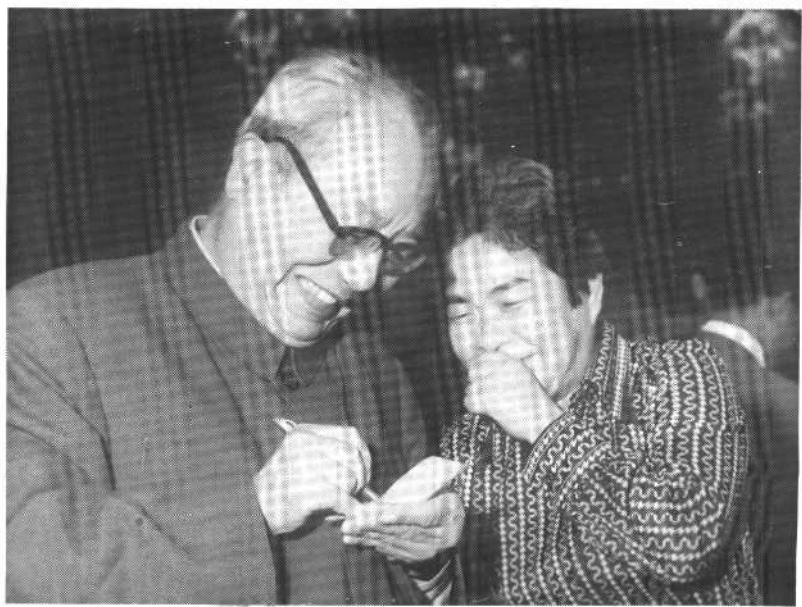


费孝通在本福岗接受亚州
文化大奖期间（1993）

费孝通和夫人，女儿在
清华园胜因院（1948）



费孝通和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
交流学术研究心得（1990）





费孝通在浙江金华参观文物展览（1995）

序 言

我把近十年所写学术自述性质的杂文十五篇编成一册出版，作为我从事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工作六十年的纪念。

我是1935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的。该年暑假即偕前妻王同惠去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学、人类学调查。这是我们实地调查研究的开始。虽则这次初试，由于偶然事故，妻亡我伤，以悲剧告终。但也由此我矢志完成两人共同的约言，在这条学术道路上独自走了一生。老来自思，亦足自慰。

这本集子用1985年的《社会调查自白》开始。这是我在民盟组织的“多学科学术讲座”上八讲的录音记录稿，叙述了我过去研究工作的梗概，正好是我的一篇自我介绍，包括了前五十年的经过。

当我作这“八讲”之时，正当1952年停止的社会学这门学科还刚开始恢复不久。我当时积极性很高，满怀希望地开展农村和小市镇的社会调查。经过四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89年应日本同行友人鹤见和子教授之约，写了一篇《四年思路回顾》，参加用中日两国文字出版的《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的文集。“回顾”在时间上正好接上“自白”。

1990年正是我的八十岁。日本同行友人中根千枝教授约了一些国内外的老朋友，在东京用举行学术讨论会的方式为我祝寿。我在讨论会上发表了《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也

是答复英国的一位老同学提出社会人类学者是否适宜于研究本土文化和社会的问题。由于那位老同学当时已经过世，所以我又称这篇文章为《缺席的对话》。

同年，出于我的建议而成立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这时已培育了一批年轻学人，他们的研究工作已有了可喜的成果。我分别为城乡和边区两个课题的论文集写了“后记”和“前记”，以综述这两个课题研究过程和收获。该年我又在香港作了一次纪念潘光旦先生的学术演讲，结合我的研究工作介绍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

年过八十后，我开始想到身后之事，觉得应当对自己过去的学术思想整理一下，算算账，有哪些发展，有哪些缺点，自己作个评估。1993年我利用两岸三地的学术研讨会在家乡苏州举行会议时，提出一篇《个人·群体·社会》论文。我对旧著《生育制度》一书作了反思。这篇论文也可说是我为自己开创了一条写作的新路子，有一点近于思想自传方式的自我反省。1994年在南京座谈会上发表的《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即属此类。接着在1995年新年初一写完的《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一文也是这一路。

回顾自己过去的研究工作，自然会联想起我过去的老师们。我为缅怀清华学习时的老师史禄国教授写了两篇文章，又附上了一篇衍生出来的短文。

最近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即从上面提到的社会学研究所发展出来的）举办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要我在班上讲课。我写了一篇《对马林诺斯基老师文化论的体会》，讲完后又把讲课的插话整理成一篇补充的文章。因为在插话里提到了“三才分析法”，我把根据在山西大学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写成的那篇“晋商理财文化”附在“插话”之

后，以示这种分析法的来源。

在我的“讲课插话”中我已提到，假如天假以年我还想沿着这条自叙的路子继续写一些对自己过去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反思。能否如愿，自然难说。我年轻时喜欢苏东坡的文章风格：“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人生本是行云流水。一生能写多少也就止于不可不止吧。

1995年7月4日

目 录

序 言

社会调查自白 (1985 年)	1
四年思路回顾 (1989 年)	85
人的研究在中国 (1990 年)	127
《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后记 (1992 年)	143
《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前记	
(1992 年)	163
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和我的研究工作	
(1992 年)	183
个人·群体·社会 (1993 年)	201
人不知而不愠 (1994 年)	227
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 (1994 年)	
.....	245
从蚌龙想起 (1994 年)	269
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 (1994 年)	277
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 (1995 年)	289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	
(1995 年)	313
讲课插话 (1995 年)	357
晋商的理财文化 (1995 年)	367

社会调查自白

(1985 年)

按 语

1984 年 7 月 23 日到 8 月 4 日的两个星期里，我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组织的暑期“多学科学术讲座”里作了有关社会调查系列讲话。盟中央组织这个讲座的目的，是在贮存和扩散老一辈学者致力一生所得的一些知识，免得失传，有损国家的智力资源。我虽是这个讲座的倡议人之一，但是自问论资论学都够不上格，只是主持其事的钱伟长同志一意坚持要把我列入讲员之列，实在无法推托，勉为其难，滥竽充数，自觉惭愧。我所做到的只是在相当炎热的气温下，总算没有迟到，没有缺课。至于所讲的内容，只是些平时我常讲的有关本人从事社会调查的经过和体会的话。

我在课堂上讲话的习惯是事前大体上打一个腹稿，上场后即兴发挥，缺点是不拘章法，不求面面俱到，长处是不受框框限制，使一些听众受到言外的启迪，激发自动的思考。这系列讲话并非例外。我只把自己过去所做过的社会调查编排个次序，从民族、农村、家庭、小城镇到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各讲一讲。讲我为什么想到做这些调查，怎样调查，又有什么体会。其中并没有多少技术性的指导，也说不上有什么高深的哲理，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自白罢了。

1985 年 1 月 28 日

一、引子

为了在中国智力总库里留下老一辈知识分子学术生涯所积累的经验 and 知识，为了我们这个通过新陈代谢而得以绵续长存的社会，民盟中央举办了这次“多学科学术讲座”。来这儿听讲的有全国各地的同志，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 and 讨论，我非常高兴，希望能得到好的收获。

我们正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正需加速智力开发以缩短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因此，科学地培养人才，合理地使用人才，就成为我国在全球性挑战中能否取胜立足的关键，这是当前最迫切的一项任务。人才培养，智力开发，要靠我们已有的智力库。在我们现有的智力库里，七、八十岁的老知识分子已经为数不多了，而且属于他们未来的时间也不多了，这是自然法则，不可抗拒。我在1980年时说过一句话：“大概我身边只有十块钱了，一年用一块钱也只能用到八十岁，到那时就做不了什么事了，即使活着也顶不上大用，用起来或许还会害人。”这样说是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时间有一定的年限。这一点是年轻人感觉不到的，青年人往往把自己的生命与无限的时光等同起来，其实两者不是一回事，有时还会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日本电视剧《血疑》用的就是这样一个主题：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活的时候会怎么样？这里不但有自己怎么办的问题，也有别人怎么对待的问题。这部影片的主题给人以不少启发。

七十至八十岁的这辈老知识分子的时间虽不多了，然而

他们在中国智力结构里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他们受过严格的、有系统的教育，大都学有专长，各有成就。他们毕生积累的做学问的经验，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财富。现在他们年事已高，来日不多，再不把宝贵的知识传给后人，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接班人的培养造成无法填补的损失。人死了，他的知识也随着去了，这是很可悲的。要知道，任何知识都不属于哪一个人私有的。它是全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是共同智慧的结晶。个人从社会里得来的知识应当回到社会里去，这就要靠代代相传。后一代要在前一代人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更新发展。这是一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过程，而不是计算机或电脑所能替代得了的。因此在老一辈本身来讲，除了充分发挥余热，继续作出贡献外，还必须主动地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得以延续和发展。

这部分老知识分子大多毕业于抗战之前的高等院校。那时有不少学校有浓厚的学术空气和良好的学习环境。他们在学校念书，也都有各自爱好的专业，大多能在博览各种书籍、广泛而又迅速地接触各门知识的基础上专门化。这种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两者相辅相成的知识传递方式，使学生一走出校门就能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因此，尽管此后战乱不断，社会环境险恶，大部分人还是在科学领域作出了成就。可惜的是，全国解放后我们对科学文化学习、传授的规律性东西不予重视。相反，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作院系调整以后，理、工科分家，文、理科分家，搞专科分院制。学习各门专业，不强调普通数理化的基础，更谈不到文史的基本知识。攻读文科的不了解当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新发展。进入了一个专科就不管其他科目了。学校的规章制度还限制了其他方面学习

的机会和条件。过去清华、北大的课程就不像现在这样限得死死的，那时鼓励学生在学完必修课的基础上跨学科听课，窗台上都有人爬着听课。只要学校承认你是它的学生，听哪门课都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空气自然也就浓厚起来。大家碰头就能谈论交流，念人类学的遇上学语言学的马上就会说到一起去，和学生物的也能讨论一番。

所谓学术，就是人对宇宙实体的认识反映，物质和精神世界本身混然一体，并没有分门别类。当然人在认识它的时候必须有分析，要有先后秩序；人们之间还要有分工，各有偏重，但人为分割的各部分之间是互相联系着的。假如我们把这种分割绝对化，单刀直入，只专一门，在某一个孤立点上做学问，那么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客观世界存在的奥秘，也就不可能有新的学术成就可言。比如学写文章应当学会写杂文。学术研究也应当搞点“杂文”。“杂”，就是多样化，多种学科的互相交流，互相渗透，融汇贯通，全面发展，这样才能有学习和研究的深度。

当年，我们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就我自己来说，我的底子就不是现在一般大学生的底子。我学医预科是准备上医学院的。那时医学制度要求两年预科、五年专科。预科就是打底子，包括自然科学的底子，如物理、化学，主要是生物、心理。还学哲学、逻辑、外文、国文，国文里还有版本学。我是在这个基础上转入社会学的。社会学念了三年又转学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知识广阔的学科，从体质到语言、到文化、直到考古。文化、语言、体质都有历史的纵向区分（如猿人、智人与现代人等）和地域的横向区分（如亚、非、欧等洲）。我是在清华研究院学的人类学，我之所以能学体质人类学是

与我有两年医预科的基础分不开的。在清华又补习了解剖学和动物学，由于研究需要还学了数学。

总之，应当是在广泛的学术基础上去搞专门学科的，有了一定的基础才能进入研究阶段。基础与专题研究犹如学习与习的关系，基础强调“学”，研究重于“习”，学多了才能论及习。学习二字，学字当先。研究一门学问，一要讲基础，二要讲主观能动性。我在研究生期间，老师只给出题，出完了就让我自己去做，平时很少见面，老师只是在晚上散步时来我的研究室检查我的工作。我的资料都摊在桌上，他看了看，没有问题就走了。有问题就给我留个条，上面写着“重做，错了”，也不说错在哪里。我得重新把一个星期辛辛苦苦做出来的结果再做一次。为了找出错的原因，我开动脑筋。老师并没有给我一套现成的公式。怎样答题，怎么改错，从来就是我自己的事。久而久之，我懂得了做学问要用自己的腿走路的道理。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一生中所做的研究都离不开那时的基础。

客观地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比过去复杂得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感到困难。因此，我们更应该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我们现有的知识微不足道。可是，现在许多大专院校仍然是文、理分科，隔科如隔山。教学方法还是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知识面越来越窄。近年来，我们是引进了不少先进设备，但先进的科学文化又引进了多少？我们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是过去从苏联搬来的，现在苏联改了，我们还是那一套。看来，我们并不了解别人，也不认识自己。

我们老一代向前看，看到的是下一代。下一代是国家的未来，我们有责任去引导他们，做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我这一辈子做了不少事，应当把我的好经验、好传统传授给下一代，其中最主要的也是希望能继续做下去的就是认识中国社会，为中国社会尽一点力。然而，中国社会如此之大，又有悠久的历史，一个人的一生想要穷尽对它的认识显然是做不到的。可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首先就是认识中国社会，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是脚踏实地做研究，一辈子不停顿，世代代不间断，积有限认识为无限认识。这就要求我们首先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探讨客观规律。科学之道在于实事求是，科学结论不能靠主观臆想。诚然，人在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不免会产生偏见，会或多或少地掺杂一些主观的东西。我们要正视这一点，正视它正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去克服它。不断地克服主观偏见就意味着我们的认识在逐渐深化，使之更接近客观实际。

我想把我自己作为一个标本让你们解剖。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正好是五十个年头，我写的《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可作为你们解剖用的材料之一。我的《学历自述》为大家提供了关于我的学历的梗概，可以说是一幅速写，你们不妨先看一遍，再来认识我这个人。社会学在停顿的三十年间，受到了批判，我从批判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学会解剖自己。今天我希望大家也来解剖我，当然今天的解剖不同于过去的“大批判”，而是科学地分析一个人的思想过程，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教训。有个美国人把我解剖了一下，写了一本传记，一位日本朋友看了后说：“他把你写成了一个西方化的学者，而你不是。”看来各人看法不同。我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希望大家在读我的书的时候，看看我的思想有没有中国的特点，这些特点又是怎么表现出来的，以及